

世 | 界 | 名 | 著 | 阅 | 读 | 经 | 典

Heidi

海蒂

—— [瑞士] 乔哈娜·斯皮里 / 著 赵敏 /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 | 界 | 名 | 著 | 阅 | 读 | 经 | 典

Heidi
海蒂

—— [瑞士] 乔哈娜·斯皮里 / 著 赵敏 /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蒂/(瑞士)斯皮里(Spyri,J.)著;赵敏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05.7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综合卷.第3辑/文良主编)

ISBN 978-7-204-10137-5

I.海… II.①斯…②赵… III.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瑞士—近代 IV.I52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0825号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海蒂

作 者 (瑞士)斯皮里

译 者 赵敏

责任编辑 哈斯

封面设计 纸上魔方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网 址 <http://www.nmgrmcbs.com>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960 1/16

印 张 22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10137-5/I·2227

定 价 28.80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海蒂

第一章	上山去找艾姆大叔	2
第二章	在爷爷的家里	11
第三章	和山羊一起外出	17
第四章	看望奶奶	27
第五章	两个来客和他们得到的结果	37
第六章	新事物的新篇	45
第七章	弗劳林·罗腾默尔倒霉的一天	51
第八章	大房子里一阵骚乱	63
第九章	赫勒·塞泽曼听见新鲜事	71
第十章	另外一个奶奶	75
第十一章	海蒂的所得与所失	83
第十二章	大房子里的鬼怪	87
第十三章	山中夏天的夜晚	95
第十四章	星期天的钟声	107
第十五章	旅行前的准备	117
第十六章	来客	123
第十七章	补偿	130
第十八章	多弗里村的冬天	137

第十九章 冬日漫漫	146
第二十章 远方朋友的新闻	153
第二十一章 在爷爷家生活得怎么样	166
第二十二章 意外发生的事件	172
第二十三章 “再见，祝我们再重逢”	184

萨 拉

第一章 萨拉	202
第二章 法语课	211
第三章 厄门加德	216
第四章 洛蒂	223
第五章 贝基	230
第六章 钻石矿	239
第七章 再谈钻石矿	248
第八章 在阁楼里	266
第九章 梅尔基塞德	275
第十章 印度绅士	284
第十一章 拉姆·达斯	293
第十二章 墙后	300
第十三章 一个平民	307
第十四章 梅尔基塞德的见闻	316
第十五章 魔法	320
第十六章 来客	342
第十七章 “就是这孩子！”	356
第十八章 “我不想做……”	363
第十九章 “安妮”	373

海 蒂

第一章 上山去找艾姆大叔

马耶菲尔德村古老又美丽，一条狭窄的小径蜿蜒穿过绿茵茵的草地，通往群山脚下。从山的这一边看去，雄伟而庄严的悬崖下是深深的山谷。小径在山脚底下突然攀升，直通山顶，路边沿着小径的伸展愈来愈凄凉，山草的芬芳迎面飘来。

一个阳光灿烂的六月清晨，两人正走在这条窄窄的山间小径上。一个是看起来很健壮的姑娘，另外一个是一个小女孩儿。她牵着姑娘的手，虽然皮肤被太阳晒成了棕色，却仍旧能够看出两颊已经热得通红。这丝毫都不奇怪，因为虽然六月阳光灼热，孩子的穿戴却仿佛是想防止寒冷，她看起来顶多五岁，也许还没有那么大。从她的模样去判别可真不太容易，因为她穿了两层而不是三层衣服，一件套着一件，外边又用一条很厚的红羊毛披肩围得严严实实，完全看不清模样，一双小脚穿着笨重的登山鞋，气喘吁吁地向上爬。她们大约走了一个多钟头以后，才到了位于半山腰的小山村多弗里。人们从各个方向，在窗边、打开的大门或者在街上向二位过客问候，因为这位姑娘现在已经到了自己的老家。但是她并没有停下来回答朋友们的问候与提问，还是一步也不停地往前走，走到村子最后一座零零散散的房子跟前。此刻便听到有人由门内叫着：“等一下，德特，你如果继续向上走，我陪你一起去吧。”

姑娘停下步子，孩子随即挣开她的手，一下子坐在地上。

“海蒂，你累吗？”姑娘问。

“我不累。”孩子答道。

“我们很快就会到山顶了。坚强些，再走一段路，步子迈大点儿。再用一个钟头，我们就能到了。”德特鼓励她。

一个胖乎乎的而脾气温和的女人和她们一块儿走。她与老朋友德特走在前边，起劲地谈论着多弗里和附近人家的家长里短，孩子跟在后面。

“你到底打算把这个孩子带到哪里去？”女人问道，“她是你姐姐留下来的那个孩子吧。”

“是的，”德特答道，“带到艾姆大叔那里，她要留在他那儿。”

“要她留在艾姆大叔那儿！你没有弄错吧，德特？怎么会想出这样一个主意！我敢肯定那老头儿立刻就会将你和你的建议一起送回来的。”

“他不会的，因为这个孩子是他孙女，他必须做点什么。到现在为止，我一直在照看孩子。告诉你，贝贝尔，这一次我可不愿意为了这孩子丢掉饭碗。因此该轮到爷爷为孙女尽点儿责任了。”

“如果他和普通人一样，那他肯定会的，”胖乎乎的贝贝尔亲切而认真地说道，“他的为人你是了解的。这样小的一个孩子能和他住在一块儿吗？天知道他会怎么照顾她！你自己又准备去哪里呢？”

“法兰克福，一个再好不过的地方在等着我，”德特解释道，“那里的一些人去年夏季在巴斯游玩，那时我负责收拾他们的屋子。那时他们就要带着我一块儿走，但是我没法走开。这次他们又来了，又一次要带我走，这一回我准备跟着他们去，总该下定决心了。”

“幸亏我不是这个孩子！”贝贝尔说道，显得既害怕又无奈，“没有人知道那个老头儿，他不想与别人来往，从来都没有去过教堂。当他难得下山时，大伙儿都躲着他与他那粗粗的棒子。只是瞧一瞧他的花白眉毛与大胡子，就够可怕的了。他跟野蛮的异教徒或者印第安人没有什么区别，没有人敢与他单独在一块儿。”

“那又怎样？”德特固执地说，“他毕竟是她的爷爷，有义务照管她，他不会伤害孩子，就算伤害了，也应该由他来负责，也不是我负责。”

“我只是希望知道，”贝贝尔用询问的口气继续说，“那个老头儿心中究竟是怎样想的？他深知自己像个隐士一样生活在山上，几乎不和世人接触。大家对他的议论各不相同。德特，你一定在你姐姐那里听到过很多有关他的事情吧？”

“是的，我是听到过很多，可是我不愿意讲听说的东西，这要是传进那老头儿耳朵里，我就要倒霉了。”

贝贝尔早就想证明关于艾姆大叔的奇怪的地方，她不知道这老头儿为什么和自己的同乡这样过不去，宁愿孤身一人；她还搞不懂人们每一次议论老头儿为什么都是悄悄的，似乎是害怕冒犯他，可是谁也不喜欢他。除此以外，她还搞不懂为什么多弗里全村的人都管老头儿叫艾姆大叔；很明显，他不会是所有人的叔叔，贝贝尔只是随着别人，习惯地叫他“大叔”。贝贝尔前一段时间刚结婚，婚前她没住在多弗里，而是住在山下的普拉蒂加，所以她不了解这个村中曾经发生过的事儿，对那里的村民也不很了解。正好相反，德特出生在多弗里，直到前年母亲死了，她才离开村子，去拉热的巴斯当了一个旅店女招待。今天早上，她领着孩子由拉热大老远赶来，一个熟人让她们搭了一辆拉干草的车，将她们送到了马耶菲尔德村。贝贝尔的好奇心始终没有得到满足，这一次她绝对不会轻易放过机会，因此就热情地拉着德特的手说：“我知道能从你这里知道真相，搞清楚传说是真是假。你肯定非常清楚，说给我听一听，老头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他过去也像如今这样躲躲藏藏，始终不愿见人么？”

“瞧你说的，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一直就这样呢。现在我刚刚二十六岁，他起码有七十岁了，不要指望我对他年轻时的事情都很了解。但是，假如你能够担保我对你讲的话不会在普拉蒂加到处瞎传，我就将有关他的一切情况都讲一讲。他与我妈妈一样，都是多姆莱施格人。”

“这还用说，德特，你是什么意思呀？”贝贝尔有点儿生气了，“在普拉蒂加还没有爱嚼舌头的人，何况我在需要时还是能够保守住秘密的。”

“好吧，我马上讲给你听，不过要等一下。”德特认真地说道。她连忙左右瞧了瞧，孩子不能离得很近，那样会听见她讲的话。然而后边却没有了孩子的

影子，她一定是自己走到其它的地方去了，前边的两个人光顾着热烈交谈，完全没有发现。德特站在那里到处张望，尽管小路弯弯曲曲，不过靠近多弗里的一段还是可以见到的，现在道上连一个人影都看不到。

“我知道她在哪里，”贝贝尔叫道，“瞧那里！”她用手指着离小路很远的某个地方。“她和羊倌与山羊一块儿向坡上爬。真是怪事，羊倌今天为什么这么晚才带羊上山？但是对我们而言倒也正好，他可以帮着照顾孩子，你更方便给我说一说。”

“至于照顾，”德特说道，“羊倌用不着去照顾她。这孩子现在五岁了，绝对不傻，什么都懂。我总是有机会注意到，这对她没坏处，因为老头儿除去两只山羊与一个草屋以外，其它的就什么都没有了。”

“他过去还有更多的东西么？”贝贝尔问道。

“他？我想一定有，”德特激动地说，“他曾经是多姆莱施格最大的庄园主。他们兄弟俩，他是老大。弟弟为人文静，非常规矩，哥哥却摆阔、跋扈，经常与一伙来路不明的恶人骑马到处游逛。他喝酒、赌钱，结果把全部家当挥霍光了，父母知道以后，相继绝望地去世了。无奈变成乞丐的弟弟，由于一时愤怒，远走他乡，没有任何消息，而一无所有、只剩下一个坏名声的艾姆大叔也不见了。有一些日子，人们不清楚他去了哪儿，以后有人听说他去那不勒斯参了军；然后便再也没听说有关他的事情。这样过了十二年或者十五年，他忽然在多姆莱施格出现了，并且带了一个年幼的孩子。他要将孩子托付给乡亲，但人们都把门关得特别紧，谁也不想与他交往。他非常尴尬，吆喝着再也不踏入多姆莱施格半步，带着孩子来到多弗里住了下来。他妻子可能是格里森当地人，他们在那里偶然相遇并且结了婚，婚后没过多久妻子就死了。他那时肯定不是特别穷，因为他能够将儿子托拜厄斯送到木匠那里学手艺。小伙子规规矩矩，很讨村里所有人的喜欢。不过大家对老头儿却不相信，甚至传闻说他是被逼无奈离开那不勒斯的，要不后果极其可怕。就为这件事，他还杀死了一个人，当然并非因为正义的战争，而是打架。我们并不否认同他的亲戚关系；我的太

姥姥是他祖母的妹妹，因此我们管他叫大叔，我父亲这边和多弗里的大部分家庭都是亲戚，他这个大叔也就叫开了；因为他搬到了山上。人们就管他叫‘艾姆大叔’。”

“那托拜厄斯怎么样了？”贝贝尔全神贯注地听着，不由得插嘴问道。

“不要着急，我马上就会说到他，”德特说，“托拜厄斯在梅尔兹学了一门手艺，学徒期满了以后，他返回多弗里，娶了我姐姐阿德莱德。他们两个人一直彼此相爱，结婚以后更是和睦幸福。遗憾的是好景不长，结婚刚刚两年，丈夫就去世了。在他干活儿的时候，一根横梁掉下来砸到他身上，当时就送了他的性命。大家将他送回家，阿德莱德看见血肉模糊的尸体，极其害怕，悲痛欲绝，她发起了高烧，再也没能恢复。她身体一直不好，很容易得怪病，病中谁也不知道她是醒着是睡着。这样，托拜厄斯去世后两个月，他的妻子也一起走了。他们的悲哀故事成了四邻八舍议论的话题，无论是在暗地里或者在公共场合，人们都相信这是对艾姆大叔罪恶生涯的报应，甚至有人竟当着他的面这么讲给他听。我们的牧师竭力唤起他的良知，劝说他应该忏悔；老头儿脾气却更大，更固执了，他从那以后不和别人说话，大家也都尽可能地躲开他。后来忽然听说，他搬到艾姆山上去住了，不准备再下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过着隐居的生活，远离上帝与人们。我与妈妈将姐姐只有一岁的孩子接过来，以后，妈妈死了，我又想去巴斯赚钱糊口，于是将孩子寄养在邻村的乌尔苏拉老奶奶家里。整个冬季我都留在巴斯，我会缝纫和编织，什么活儿都干。今年春季刚到，我伺候过的那一家就由法兰克福来了，又一次请我跟着他们去。我们后天就走，对我而言那一定是个很好的去处，我敢向你保证。”

“所以你就将孩子留给生活在山上的老头儿？真不可思议，你居然琢磨出这样的法子来，德特。”贝贝尔口气坚定地责怪道。

德特反驳道：“你这话什么意思？我已为对孩子尽了责任，如今你还想让我怎么办？我该不会带着一个五岁的孩子去法兰克福吧。哦，贝贝尔，你究竟想去哪里，这都走到半山腰了。”

“我就来这里，”贝贝尔答道，“我想与牧羊人的老婆说说话儿，她在冬季帮我纺棉花。再见吧，德特，祝你一路顺风。”

德特和朋友握了手，纹丝不动地站着，贝贝尔则朝距离路边几步远的一间小屋走去。由多弗里望上去，这小屋位于半山腰，黑漆漆的，显得特别小，位于一处低洼里，如此一来可以抵御一阵山风。有一个避风之处确是一件好事，因为它确实破旧不堪了，住在里边一定非常危险。当暴风由南边席卷而来时，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摇来晃去，噼啪作响，门、窗户、那些腐朽的屋梁都喀嚓喀嚓，摇摇欲坠。这样的天气里，牧羊人的房屋如果在上边裸露的山坡上，立即就会被掀进山谷之中。

彼得，一个十一岁的男孩，就住在这个小屋里。他每天早上都去多弗里，将他的山羊带上山，羊群便悠然自得地吃山上丰美的嫩草，一直吃到太阳下山。

傍晚来临的时候，彼得带着灵巧敏捷的山羊蹦蹦跳跳地下山，到了多弗里村，他将手指放在嘴边，打个尖利的口哨，听见哨声，主人们便陆续出来认领自己的山羊。跑出来的大都是一些孩子，他们不怕那些性情温和的动物，整整一个夏季，惟有在这个时候彼得才有机会和他的朋友们聚会，除此之外，他都是单独跟山羊一同消磨时光。他有个妈妈，还有一个瞎眼的奶奶，这没错，不过他每天早晨总是老早便出门，晚上极晚才回来，由于他希望尽量与那些孩子们一同谈天、玩耍，因此没办法；他在家的时间不多，早晨刚来得及吃完他那份面包牛奶，晚上吃下相同的饭就躺下来睡觉。他的爸爸也是一个羊倌，年轻的时候便以此为业，几年前伐木的时候受伤而死。他妈妈的原名叫布里吉塔，但是人们一直都叫她“羊倌的老婆”。远近的男女老少也都称他瞎眼的奶奶为“奶奶”。

德特等了整整有十分钟，到处看着，寻找孩子们与山羊的影子，可是什么都没有看到，她只好向上爬了一会儿。山坡倾斜而下，通往山谷，视野开阔多了，她面部的神情与举动都显出她愈来愈焦急不安，她还在不住地望着周围的山坡。这个时候，两个孩子正在非常远的一条山路上爬，彼得熟悉许多地方，

那儿长着山羊喜欢吃的植物，有灌木和青草。他还有一个习惯，那就是让羊群离开踩平的老路。后边的孩子累得够呛，因为热和一身笨重的衣服，她开始的时候只能吃力地喘着粗气跟在后边。她一声不吭，眼睛先看看彼得，看他穿着简单，光着脚，轻轻地跳来跳去；然后又看看山羊，看它们腿细脚长而轻捷，在灌木与岩石之间穿越，极其轻盈。忽然，她坐在地上，一双麻利的小手开始脱鞋袜。脱下鞋袜，她站起身来，解下缠绕的红披肩，丢到一边，然后开始解上衣，很快就脱下来了，但是还有一层，因为德特为了免得帮她拿着，将礼拜日穿的上衣套在了平常穿的衣服外面。随着像闪电一样的动作，日常穿的上衣与礼拜服全脱掉了。这会儿孩子挺起身子，只穿着短袖的薄薄的衬衫，快乐地伸了伸赤裸的胳膊。她将脱掉的衣服整齐地放成一堆，也像彼得与山羊那样轻松愉快地跳啊、爬啊。方才这孩子停在后边脱衣服，彼得丝毫没有留意，这会儿看见她那么轻便地追上来，彼得咧开嘴高兴地笑了，等他回头看见不远处放好的衣服，嘴咧得更大了，看上去更高兴，不过他什么也没有说。孩子感到非常轻巧而又灵便，于是开始与彼得聊起来。她问了很多问题，彼得不得不做出回答，比如，他一共有多少只羊，带着它们去哪里，到那儿以后他干些什么，等等。后来，他们总算到了小屋跟前，出现在德特的视线之内。德特刚看见他们两个向上爬的身影，就大声叫起来：“海蒂，你在干什么？瞧你弄成这副模样！上衣与红披肩在哪儿？还有我为你买的新鞋，为你织的新袜子，都弄到哪里去了？全都没有了！海蒂，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搞的，将衣服都放在哪里了？”

孩子若无其事地用手往山下一指，“在那里。”沿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德特果然看到一些东西放在地上，上边有一个红点儿。那红点儿想必就是红披肩。

德特非常激动：“你这个傻瓜蛋！谁叫你这么干的？你为什么自己脱掉衣服？要干什么？”

“我不需要衣服，”孩子说道，丝毫也没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

“你这倒霉的小笨蛋！缺心眼儿吗？”德特难过地继续数落着，“谁去那么远将衣服取回来啊？要花半个多钟头！彼得，不要站在那里发愣，像脚下生了

根一样，你快点儿去取回衣服，越快愈好！”

“我今天已经晚了。”彼得慢腾腾地说，手放在口袋里，纹丝不动地听德特愤怒地叫骂。

“你站在那里，即使将眼睛瞪出来，也任何事情都做不出来呀，”德特气愤地说，“但是，你瞧，我这里有好东西给你。”她举起一枚硬币放在彼得跟前，硬币在阳光下闪烁发亮。彼得立即跳起来，向山下跑去。他抄最近的一条路走去，没过多久就把衣服抱起来，眨眼工夫又回来了。德特给他硬币的时候都不得不称赞了两句。彼得麻利地将硬币放在口袋里，满心高兴，这样的财富他可不常得到。

“我们怎么也是同路，你就帮着我将这衣服一直带到艾姆大叔的小屋去吧。”德特继续说。她开始准备向上爬了，小屋后边的这个山坡特别陡峭。彼得非常愿意完成这个任务，他光着脚跟在后面，左手拿着衣服，右手挥动着他的牧羊棍，海蒂与山羊在他一边高兴地又蹦又跳。大概三刻钟以后，他们来到艾姆山的山巅。大叔的小屋位于一个突出的岩石上，四周通风，不过阳光充足，山下的景色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小屋后面，三棵古老的冷杉树立在那儿，长得茂密。往后又是一条山路，低处长满绿树，青草碧绿，上面是陡峭的怪石，荆棘灌木，一直伸展到寸草不生的陡直的山顶。

在小屋前面，面对山谷，大叔搭了一条长凳。现在，他正端坐在那里，衔着烟斗，两手搁在膝盖上，放眼眺望。这个时候，孩子们、山羊与德特爬上山来，忽然出现在他的视线内，海蒂第一个爬到山顶，她直接朝老人那儿跑去，伸出手说道：“爷爷，晚上好。”

“哦？这是怎么回事儿？”他冷淡地问道，还极不情愿地摸了摸孩子的手，两道眉毛下的眼睛仔细地注视着她。海蒂也一眼不眨地看着老人；她认为这老头儿样子奇怪：长长的胡须，浓眉连在了一起，像一把刷子一样横卧在鼻子上面，实在叫她瞧不够。现在德特走过来，后边跟着彼得，他搞不懂是怎么回事儿，便站在那里瞧了一会儿。

“大叔，您好，”德特来到他跟前说，“我将托拜厄斯与阿德莱德的孩子领来了，您大概不认识了把？这也没什么奇怪的，自从她一岁起，你们就没有见过面。”

“你将孩子领到我这儿来干什么？”老头简短地问，然后又冲彼得喊道，“去！去放你的羊！时候已经很晚了，将我的羊也赶走。”彼得非常顺从，马上离开了。因为老头儿瞧了瞧他，这目光令彼得再也不愿意留在这里了。

“孩子是来与你一起住的。”德特说，“我相信这四年以来，已经对她尽了责任，如今该轮到你了。”

“哦，是这样的。”老头儿说道，他望着她，眼睛发光。“你一离开，这孩子如果又哭又闹的，让我怎么办？你知道，孩子们都是那样。”

“这是你的事情，”德特还嘴说，“我领回她时，她还是一个婴儿，我又说过什么？我妈与我辛辛苦苦地将她带到这么大。如今，我要去料理自己的事情，你是这孩子惟一的一个亲人了。你如果无法抚养她，就随便怎么办吧，但是你必须为后果承担责任。我相信你没有必要再给自己的良心添加什么负担了吧。”

事实上德特已经在为自己做的事情感到不安了，她只感到全身发热，讲了很多根本没有想到过的话。她说完之后，艾姆大叔由座位上站起身来，用愤怒的目光盯着德特，吓得她后退了两步。老头儿将胳膊一伸，怒吼道：“你立即给我滚下山去！从哪里来滚回哪里去！别叫我再看见你！”

德特绝对不希望叫老头儿重复第二遍，她立刻说：“那么就再见了，还有你，海蒂。”讲完以后，她急匆匆地跑下山去，平安抵达多弗里村的时候，脚步才开始放慢；她心里极为激动，仿佛有一辆蒸汽机在发动推着她向前跑。不一会儿，问题又从各个方向涌来，大家都了解德特，都知道那可怜的孩子和以往发生的一切，都希望知道她怎么样了。人们隔着各家的门口和窗户问：“孩子在哪里？”“德特，你将孩子放在哪里了？”而德特的回答却愈来愈不耐烦，“和艾姆大叔在山上！”“不是说过了吗？和艾姆大叔在一块儿。”

接着，女人们开始责备她。起初有人说：“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然

后是：“想一下吧，你把一个可怜的孩子留在那山上！”接着更多的人说道：“真是太可怜了！”“苦命的孩子！”这些责备声跟着德特一直走下去。最后，她再也无法忍受了，便尽可能快地向前跑，直到听不见那些声音，才停下来。想到自己干的事，她心中也非常不好受，因为是妈妈在临终的时候将孩子交给了她。她极力要让自己安静下来，希望等赚到很多钱以后可以为孩子做点儿什么；等她想到马上要离开这些说三道四的人们，立即觉得获得了解脱；后来她甚至高兴起来，因为她总算得到了自由，可以去那个美丽的地方了。

第二章 在爷爷的家里

德特一离开，老头儿便重新坐在座位上，纹丝不动，两眼看着地面，一言不发，烟雾从烟斗里喷出来。至于海蒂，正在为自己全新的环境满心高兴。她左顾右盼，看到一个棚子，在小屋旁边，那是山羊住的地方，朝里看看，里边没有其它的东西。她接着探寻，一会儿就到了屋后面的大杉树那里。一股风吹来，树梢的枝叶呼啸着，沙沙作响，海蒂安静地站在那儿，侧耳聆听。等声音逐渐小了，她才移动脚步继续看，到了小屋的另一角，她转到了爷爷面前，看见爷爷还像她离开的时候一样坐在原来的地方。海蒂走上前去，站在老人跟前，两手放在背后，直勾勾地看着他。爷爷抬眼瞧了瞧，看到她纹丝不动，就问：“你想干嘛？”

“我要瞧一瞧你屋里有什么？”海蒂说道。

“那就来吧。”爷爷站起身来，在前面朝小屋走去。

“将你那一包衣服带进来。”海蒂跟在后面向里面走时，爷爷命令道。

“我不要啦。”她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老人回过头来仔细地盯着孩子，她那乌黑发亮的大眼睛闪动着光芒，很快便看见屋里的东西了，她看上去非常高兴。“她不缺心眼儿啊，”老人嘀咕道，接着高声问道：“你为什么不要啦？”

“我要像山羊一样，身体敏捷，四处奔跑。”

“你如果想那么着，我也不反对，”爷爷说，“不过你必须将衣服拿过来，我们要将它们放到柜子里。”

海蒂这样做了，老人打开房门，领着她走到里面去。她看到进去的屋子非常宽敞，占据着房子的整个空间。一张桌子与一把椅子是惟一的家具，爷爷的床放在一角，壁炉在另外一角，上边吊着一把大茶壶，对面墙上有一个相当大的门——这便是衣柜。爷爷打开门，里边全是他的衣服，有的挂着，有的放在架子上，有两三件衬衣、几双袜子和手绢；第二层架子上放的是几个盘子、几只茶杯和玻璃杯，高的地方还有一层架子，上边放着一片圆面包、熏肉和奶酪。艾姆大叔的必需品就全在这个柜子中了。柜门刚刚打开，海蒂便连忙上前，将她的衣服往最里面塞，让它们很难被发现。接着，她认真地看了一下房间，问道：“爷爷，我睡在哪里啊？”

“你爱睡在哪里就睡在哪里。”他说道。

这回海蒂快乐极了，她立即到各个角落去，看在哪儿睡觉最舒服。在放爷爷床铺的墙角，她看见一把小梯子竖在那儿。爬到上面去一瞧，原来是一个放草料的阁楼，一大堆干草鲜嫩而又芬芳，通过墙上圆圆的大窗子可以直接望到山谷的风景。

“我就睡在这里，爷爷。”她朝着下面喊了起来，“这里真美。你快上来瞧一下吧！”

“我知道有多美。”他向上喊道。

“这会儿我要收拾床铺了，”她一面忙活着，一面向下嚷道，“不过你必须给我带上一条床单来，没有床单是无法先铺床的，必须睡在单子上啊！”